

如何繙譯佛經

雷晶磊譯

(法界佛新聞)此則文章是由菩提法海出版社 (VAJRA BODHI SEA PUBLICATION SOCIETY) 發出，以供刊登。

美國比丘尼 興賢 (Bhiksuni Heng Yin of the U.S.A.)

「對、對、對」

中美佛教總會之佛經繙譯社 (THE BUDDHIST TEXT TRANSLATION SOCIETY OF THE SINO-AMERICAN BUDDHIST ASSOCIATION) 現正從事佛典繙譯，這當然不是一件容易的工作。當繙譯的時候，有一個目標一定要掌握的，那就是避開表面的直譯，而要把握它內涵又傳神的意譯。

佛譯社的繙譯工作全部由受封的僧伽會 (和合僧團) 會員所推動的，他們大多擁有著名大學學位或更高的資格；同時亦不乏既虔誠又有學問的在家男女居士參與工作。

以前繙譯佛經，大多是學者的工作，他們作為先鋒的努力，只限於在有如恆河沙數般的佛典中，開一繙譯先河，但仍未譯出原意來。

在亞洲的僧伽們是非常熱心地把它接受下來的。「好、好、好」他們如是說。但他們的評判都嚴重地遭受損壞，這都歸究於他們對英語不大通曉之故。另一方面，一般學者們所遭遇到的障礙，就是缺乏信仰心，加上他們試圖從世間法方面去了解佛法時所遇的困難所致。

雖然亞洲的佛敎界說：「好、好、好」，但他們乃至西方的學者們又真正知道譯得準確與否呢？是否能夠傳達它的正確原意呢？

你或會問——「怎樣才能把握它的原意呀？」

這裏有三個先決條件。首先就是要修行，即是切實地勤修戒、定、慧。最近有一位教授發表一項聲明「我們學術界需要有天賦的人才能繙譯有

如佛經的東西」，「但真正需要的還是勤於修行。」

有老實的修行為輔助，我們就很容易領會其奧妙之原意，而自然能把它譯得正確了。

當佛陀被問及在說法時應否加以華麗之詞句時。佛陀回答說：「不。應用大眾所能明白的。最重要的還是令佛法普及化。因簡單的語言才能顯示出佛法之自由與平等。」

「那麼把它譯成粗俗的英語嗎？」你會問。當然不是呀，一個直接、簡明、和清楚的風格就夠了。即是維持着中庸之道可也。

第三樣所必須的就是速度。現在是核子時代。潮流不斷在幻變，樣樣都講求效率。但最要緊的還是能夠知行合一。你也許會修行，也許會悟道，也許會將它譯得準確，但除非你有勇氣去實踐，否則依然沒有成果的。西方社會，由於政治、經濟及社會秩序的傾側，將不會從書桌上那堆染滿了塵的未經繙譯之原典上得到益處。

在金山法寺 (GOLD MOUNTAIN PHANA MONASTERY) 裏籌備繙譯大乘經典及評註出版的工作是每天十八小時，每星期七日不休息的。所以在此希望東、西方僧伽們，在家居士及學者們能夠合作及從速完成這件重要的任務。因為只有令佛法普及，才能使人類有永久的和平。最後願諸佛及菩薩道聖賢援助我們，啟發我們的智慧，促使我們有技巧地、準確地和迅速地工作。這樣，佛經的基本道理才能顯示出來，而得沾佛經的人們，將不會陶然地點頭叫好；代之以覺悟的讚嘆「對、對、對」。

(上接第31頁)

但鄭樵反對班固斷代為史，章氏却表示不同的意見。這種公正客觀的態度，是一個批評家所應有的修養。尤其值得贊揚的，是他批評的勇氣。當乾嘉之際，考據、訓詁支配當時的學術界，章氏却不假聲色，大膽的批評當時的學者，從「驚世駭俗」、「見者愕然」的語句中，可以想見他批評的勇氣來。

章學誠的一生，是不得志的。從二十三歲參加鄉試起，考了七次，都沒有中式。生活潦倒，依人作嫁，直到他四十歲才中舉人，第二年（乾隆四十二年，西元一七七八年）中進士，但又不去做官，只協助湖廣總督畢沅編「續通鑑」並主持過定州、保定、歸德等幾個書院而已。他一生的貢獻，是長期間從事「方志」的編修，並有獨創性的見解；而尤其治學的精神，對後世有深遠的影響。假使章氏早年官場得意，恐怕身後在學術界也不會有這樣的高名吧！

(本文原載「書和人」一八八期)